

《全宋文》张镃残文一篇补正

曾维刚

《全宋文》卷六五六五所收张镃《捨宅誓愿疏文》只存“大乘菩萨：戒弟子承事郎、直秘阁、新权通判临安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事张镃”至“昔相国曾闻□之建，今□在所未见”一段，并注明“已下原钞缺一页。《武林金石记》卷九。又见国家图书馆藏拓片·缪专二五三六。”^①

该文乃残篇，录自《武林金石记》卷九，共有四处脱文，并缺一页文字。但据笔者查考，国家图书馆所藏张镃《捨宅誓愿疏文》拓片，中间虽残缺了少数文字，但基本上是全文。所以《全宋文》在收录时大约只是参考了《武林金石记》的录文，并未核查国家图书馆的拓片。

此外，清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鲍廷博刊《南湖集》，附录中也有鲍氏所辑的张镃《捨宅誓愿疏文》完篇。较之《全宋文》的录文，多出600余字，与国图拓本几同。因该书并非希见（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《知不足斋丛书》第八集，第507—508页），故不出录文。

按，张镃（1153—1235），字功父，号约斋。是活跃于南宋中兴诗坛的著名诗人。其《南湖集》初为时人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著录，然传本极罕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均未见著录，杨士奇编《文渊阁书目》著录《南湖集》一部五册，叶盛《菉竹堂书目》亦载有五册，至万历中张萱编《内阁书目》已不登录。今存《南湖集》十卷，乃清四库馆臣自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^②，无此文。

据鲍廷博案语，知鲍氏所辑张镃《捨宅誓愿疏文》乃其亲自从石刻对录，又以他书校勘增补，有据可信。再检明代钱塘人吴之鲸撰《武林梵志》，卷一亦录有张镃《捨宅誓愿疏文》。以吴氏录文与鲍廷博录文进行对照，吴氏所录正文无末尾“淳熙十四年，岁次丙午，七月初七日。大乘菩萨戒弟子承事郎、直秘阁、新权通判临安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事张镃疏”一段文字，其他文字与鲍廷博录文相同，也基本上为完篇。

①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：《全宋文》第289册，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6年版，第36—37页。

②参祝尚书：《宋人别集叙录》卷二三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版，第1152—1154页。

又考鲍廷博所录《捨宅誓愿疏文》，末云：“淳熙十四年，岁次丙午，七月初七日。大乘菩萨戒弟子承事郎、直秘阁、新权通判临安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事张磁疏。”据此，张磁在临安捨宅为寺并撰疏文的时间在孝宗淳熙十四年（1187）。检《南湖集》，张磁有《桂隐纪咏》组诗，序云：“淳熙丁未秋，仆自临安通守，以疾丐祠。既归桂隐，遂捐故庐为东寺，指新舍为西宅，南湖以经其前，北园以奠其后”^①。淳熙丁未即淳熙十四年。《桂隐纪咏》诗序所记张磁在临安捨宅为寺的时间及其事件，与鲍廷博所录《捨宅誓愿疏文》吻合。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鲍氏录文的可靠性。

张磁亲撰的《捨宅誓愿疏文》，是其生平、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。一方面，张磁虽然是南宋中期的一位重要作家，但《宋史》无传，生平事迹散见于诸文献之中，学界尚无专文辑考。其《捨宅誓愿疏文》，尤其是《全宋文》缺漏的部分，记载了孝宗淳熙年间张磁历官承事郎、直秘阁、权通判临安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事等仕履，还记载了张磁于淳熙十二年乙巳（1185）开始在临安北郊大规模兴建私宅南湖园并于淳熙十四年丁未（1187）捐出高宗赐给其曾祖张俊的南湖故宅为寺院等活动，系考订张磁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。另一方面，张磁礼佛悦禅，与寺僧多有往来唱和，其《南湖集》中有《宿余杭普救兰若同讷义二僧访法喜寺寻登绿野亭》、《真珠园和净慈僧韵》、《赠崇先寺长老》、《访安福寺叶上人》等数十首诗作可证。而《捨宅誓愿疏文》正是张磁礼佛举动和禅悦思想的集中反映。

由此可见，做文献辑录工作，于底本之选择不可不慎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兰州大学文学院

^①《南湖集》卷七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36年版，第111页。